

苏州评弹研究丛书

苏州评弹传统书目论集

周 良 著

古吴轩出版社

中国·苏州

本书列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《评弹历史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》(编号14ZDB041)

苏州评弹研究丛书

苏州评弹传统书目论集

周 良 著

古吴轩出版社

中国·苏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苏州评弹传统书目论集 / 周良著. — 苏州 : 古吴轩出版社, 2015. 12

(苏州评弹研究丛书)

ISBN 978-7-5546-0591-2

I. ①苏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苏州弹词—文集 IV.

①J826.1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294480号

责任编辑：洪 芳

装帧设计：杨 洁

责任校对：徐 铤

责任照排：徐 铤

书 名：苏州评弹传统书目论集

著 者：周良

出版发行：古吴轩出版社

地址：苏州市十梓街458号 邮编：215006

Http://www.guwuxuancbs.com E-mail:gwxcbs@126.com

电话：0512-65233679 传真：0512-65220750

出 版 人：钱经纬

印 刷：苏州市大元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87×1092 1/16

印 张：13.25

版 次：2015年12月第1版 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546-0591-2

定 价：35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印刷厂联系。0512-68668773

目 录

试论弹词《珍珠塔》	1
关于弹词《珍珠塔》的整理	18
序 魏含英演出本弹词《珍珠塔》	24
魏传本弹词《珍珠塔》评点后记	28
方卿不唱道情	38
特有的叙事方法	40
再论弹词《珍珠塔》	44
陈云同志谈弹词《珍珠塔》	54
论弹词《玉蜻蜓》的思想意义	57
序 杨乃珍口述本《金钗记》	65
弹词《玉蜻蜓》散论	69
说书人怎样认识并塑造金大娘娘?	80
“抢救三娘”是反封建性质的行为	85
论苏州弹词《玉蜻蜓》	87
《玉蜻蜓》故事的结局	99

陈云同志谈《玉蜻蜓》	104
弹词《三笑》故事的发展	108
再论弹词《三笑》	120
序 《三笑》徐云志、王鹰演出本	127
谈弹词《杨乃武与小白菜》	136
再谈弹词《杨乃武与小白菜》	141
飞入寻常百姓家——谈《描金凤》	148
钱笃箴的典型意义	154
孟丽君的矛盾——《再生缘》试探之一	160
再读《再生缘》	168
断尾巴的《再生缘》	179
秦文莲演出本《再生缘》出版前记	183
序 曹汉昌演出本《岳传》	185
读弹词《落金扇》	195
说弹词《文武香球》	199
编后	204

试论弹词《珍珠塔》

《珍珠塔》是苏州弹词传统书目中的一部骨子书。风行过很长时期，人称“唱不坍的珍珠塔”。它的故事在江南一带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，以至流传很远。

这部书的历史很长。现在通常可见的较早的刊印本，为清嘉庆、道光年间署姑苏俞正峰编的。据胡士莹《弹词目录》，有早在清乾隆年间的刊本。^[1]苏州弹词说唱《珍珠塔》的艺人，现在能上溯到马春帆。马春帆为马如飞之父，当为嘉、道间人。^[2]那么，这部书已经流传一百多年了。

在艺术上，《珍珠塔》也很有特点。唱篇较其他书为多，和独树一帜、自成流派的马调^[3]结合在一起，吸引着广大的听众。它的唱词经过文人的修饰，辞藻比较雅驯，有人誉之为“雅俗共赏”。这部书的艺术结构，很有长篇弹词的特色，关子抓得牢，情节绕得紧。艺术水平是较高的，以至有人称之为弹词的高峰。

但是，新中国成立以后，说这部书的和听这部书的人逐渐减少。开展对这部书的研究，从思想、艺术上进行分析、加以总结，对我们整理传统书目，推陈出新，创造新书目，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。

(一)

弹词《珍珠塔》的故事，大体是这样的：落难公子方卿，出身宦门第。因奸臣陷害，父亲被害死，家道中落。祥符县令因为方家欠了田赋，要革掉方卿的功名（秀才）。为保功名，方卿奉母亲之命，只身到襄阳姑母家求助。他的姑母陈方氏^[4]十分势利，奚落并羞辱了方卿。方卿负气出走。表姊陈翠娥得信，挽留方卿，不果，遂将珍珠塔一座，暗藏于干点心之中，送给方卿。方卿至襄阳之日，适为其姑夫陈培德的五十寿辰。陈正在堂上会客，得悉方卿出走，追到九松亭挽留方卿，亦不果，但将女儿许给了方卿。方卿于回家途中，生了一场大病。又遇盗，珍珠塔被劫，昏倒于冰天雪地之中，为毕云显所救。方卿在毕家勤奋攻读，又和毕家订亲。三年之后，方卿赴考，中状元，官七省巡按。为雪前耻，他改扮成道士，至襄阳，到陈家把姑母着实羞辱了一番。为了羞姑，见姑夫和未婚妻时都隐瞒了真相。方母因方卿久不归家，度日艰难，到了襄阳，寄居在陈氏家庵白云庵中。方卿羞姑后，和方母见面。方母要打他的“三不孝”——欺负姑母、冒犯姑夫、抛弃娘亲^[5]，矛盾遂圆满解决。方卿奉旨成亲，三美团圆（加上采萍），重享荣华富贵。陈培德也纳妾生子。“圣恩浩荡，皆大欢喜。”于是故事告终。

现在来分析一下《珍珠塔》的主要人物。说书人^[6]曾经对书中的几个人物下过评语，说是“陈公忠臣，王本义仆，小姐孝义，采萍贤能，夫人势利，秋珠莽猛”^[7]。这种看法是否正确，反映了作者的什么思想观点呢？

上述的评语中，没有提到方卿。但方卿为《珍珠塔》的主要人物，所以先说方卿。他的祖父是宰相，父亲是吏部天官，自己也是个神童，十二岁入泮，“才高志远”，少年气盛。后来，虽然家财被抄没了，但未放弃求功名、报皇家的前程，同时也寄托了他报复的希望。住在坟堂之中，尚能苦苦生活。只是为保功名和仕途前程，才去姑母家求助。姑母的势利，极大地伤害了他的自尊和自负。“小人势利真堪恨，小觑区区方秀才。”方卿对自己的仕途前程，仍然是满怀信心的。姑母偏偏是在这一点上羞辱了他，是可忍，

孰不可忍?所以方卿负气出走,而且很坚决。虽然采萍和表姊、姑夫一再挽留,但也没能留住他。士可杀而不可辱,方卿是憋了一口气走的,这就是所谓的“人穷志大”。

当时的方秀才处境确实是困难的。从陈家出来,腰里没有几文钱,忍饥受寒地踏上了归途。“空空囊橐迢迢路,此日方知行路难。”所以发出了“人情到处秋云薄,世路从来蜀道难”的感叹。方卿的这种困难的境地和不幸的遭遇,博得了许多听众的同情。在旧社会,有不少同样遭遇的人,“涸辙之鱼求勺水”,但感到“求人更比登天难”,所以同病相怜。也有的是对旧社会人情世故的不满。根源于私有制的利己主义思想的势利观念,在新社会中仍然存在,不可能一下子消除。因此,仍会有人同情方卿。对势利观念的揭露和批判,还会引起一部分人的共鸣。^[8]

这个曾博得不少人同情的方卿,是一个仕途功名、富贵利禄的热烈追求者。他本来的志愿,就是“名不惊人心不灰”,“努力功名尽可为”。他勤奋攻读,孜孜于求的就是功名富贵,并不是因为负气,为了雪耻才立志功名的。方卿负气离开陈家时,采萍劝慰他,说他将来一定能够金榜题名、蟾宫折桂,于是就“喜坏河南方子文,得意颠头双拍手,自然书腐又腾腾”。博得人们同情的处于困境的方卿,即使在当时,其思想也是不值得称道的。热衷功名,但未得功名,因而没有权势的方卿,被姑母羞辱;得中功名,因而有了权势的方卿,得以羞辱姑母。这是势利者和被势利者地位的转换。

地位的转换,另一方是方卿的姑母。陈方氏是一个非常势利的人,是作者的批判对象。故事说,陈家曾经受到方家不少的恩典,只是因为方家穷了,陈方氏怕有这样一个穷亲戚而有损颜面,被人看不起,所以看不起方卿,给以冷遇并羞辱了他。陈培德在九松亭把女儿许婚方卿,陈方氏反对,要赖婚,以至烧香拜佛要咒死方卿。但当方卿得中功名,做了大官以后,她的态度顿然改变,前倨而后恭。作者挞伐了陈方氏自私自利的丑恶灵魂,刻画了封建阶级的道德面貌。作者对势利的挞伐的态度,是很强烈的。

但作者对陈方氏的思想和心理描写不够细致,对她之所以会如此势利的解释不完全合理。陈方氏之所以冷淡方卿,在故事中有很大的偶然

性。陈方氏经常在亲友和丫头面前吹嘘自己娘家的荣华富贵（已经很多年没有音信了）。方卿到来后，她怕丢了面子。她曾经想为方卿更换衣衫，给方卿准备礼物，隐去真相。在她看来，“富贵场中都势利”，“只重衣冠不重人”。方卿的穷酸，会“厅前羞杀旧王孙”。但方卿不领情，好心办成了坏事，方卿反骂姑母是势利。于是，方卿的出走，又有点“乖张”的味道。所以，陈方氏曾责怪方卿“不宜性情太刚强”。最后还有方母的“打三不孝”。

陈方氏的形象，个性和共性结合不够、刻画不深，揭露也就不够深刻。作者对她进行了批判，又从封建的忠恕观点为她开脱，批判也不够有力。

陈翠娥是同情方卿的，所以要帮助方卿。把珍珠塔送给方卿，又不敢说明白，怕方卿不肯接受。把珍珠塔藏于干点心之中，可谓用心良苦了。书中的描写，可以清楚地看出，陈翠娥对方卿，由于青梅竹马的情谊，又素慕其才学，因此抱有爱慕之情。方卿离开陈家时，陈翠娥千叮万嘱，要方卿再来。不中功名也要来，而且约定了再相会的日期。方卿刚离开陈家，陈翠娥“长叹息，暗沉吟，非醋非酸一阵阵生”，“从此天涯千里程，衰柳难牵离别情”。她的心情是“今日分离何日见，只因才作别离人”。这些都是男女离别之情的描写。后来，方卿一去无音信，陈翠娥生了相思病，几乎死去。这几段书，如《托三桩》、《假造书信》^[9]等，都是比较生动的段落。然而陈翠娥毕竟是官宦小姐、闺阁千金，在她的思想上有着浓重的封建思想的束缚。《花园会》的描写，也不同于一般的私订终身。她思想上有矛盾，这是很自然的。如果真实地描写这种矛盾，是很有意义的，也会很生动的。如方卿再到陈家时，陈翠娥下楼去看他。在楼梯上，欲下不下，迟迟不决，内心矛盾。这就是有名的《下扶梯》和《十八因何》，还是比较真实生动的。但是作者受封建思想、封建礼教的束缚也是很严重的，这为陈翠娥的男女之情的表露，涂上了浓厚的保护色。陈翠娥含羞答答，又矫揉造作。书中说，方卿被羞出走，陈翠娥原是不肯去看方卿的。采萍催行，方卿要走的事又来不及禀告父亲。是为了“代母周全”才去的，所以不是男女私相授受，而是“孝义”行为，陈翠娥是代母补过的孝女。

陈翠娥的相思病，也合法化了，因为陈培德已在九松亭许亲。作者认

真地为陈翠娥辩解,《下扶梯》是奉父亲之命试探方卿是否中举。作者也认真地为自己辩解,强调《珍珠塔》不是“私订终身后花园,奉旨完姻大团圆”一类的书。

但是毕竟有矛盾和漏洞。作者的封建思想,影响了作品的真实性。方卿刚离开时,陈翠娥的离别之情,是在获悉许婚之前。这个日夜思念着方卿的小姐,在方卿当真回来时,又不肯下楼去见他了,说是会“欠理”和“越礼”的,要被人议论、“被人轻”的。就是她,曾叮咛再三,要方卿不得功名也要来的。而一见面,就是《论功名》,追着方卿说有否功名。连珠塔为何被劫,三年来如何度日,景况如何,都无暇问及。这时的陈翠娥,为“功名”的概念所驱使,完全是一个功名利禄的追求者了。这个热爱方卿的小姐,又是积极主张三妻四妾的“贤德”夫人。这些矛盾也是作者的矛盾。他的封建思想损害了陈翠娥形象的真实性,使陈翠娥在一定程度上受着概念的驱使,成了封建的卫道士。

采萍也是书中的主要人物之一。她有善良的性格,富有同情心。当她知道方卿被辱后,就怂恿陈翠娥挽留方卿。她虽然也是书香门第出身,毕竟不是小姐,已经沦落为丫头,居于奴仆的地位,封建思想比较淡一些。陈翠娥相思病重,她成了小姐唯一可表心迹的慰藉者。她还敢于顶撞陈方氏,斥怪她的势利。这些都是采萍很可爱的地方,但她也有受封建思想的影响。她不满陈方氏,是因为“恤孤怜寡君子所为,重富欺贫小人习气”。她认为方卿是可以“朝为田舍郎,暮登天子堂”的。方卿重来襄阳时,她也极为关切方卿是否中举。对方卿,有时也表现了庸俗的捧场和调侃的态度。

陈培德是一个因奸臣谗害而退休赋闲的大官,所以深知仕途的艰险,对功名利禄看得比较淡一些。他对坚决要离襄阳归去的方卿,一方面称赞他有“志气”,一方面又交代方卿,即使科举不中也要到襄阳来,属于封建阶级在野派的思想。毕家的老太太,也有这种“淡泊”功名的思想。她要儿子早日退休,因为爬得高,会跌得重。这种思想,多少透露了对朝政和官场的不满。矛头指向少数当道的奸臣,书中提到的是魏忠贤。作者对天启皇帝是充满崇敬,而且相当虔诚的。陈培德出身清寒,有了方家的接济才得

发的。从报恩的思想出发,他不满陈方氏的势利,对方卿的看法,也比较有“远见”。他认为方卿出身好,有志气,而且面有“异相”。他“阅历风尘数十春”,很少见到方卿那样的“奇才”。他认为,方卿将来一定能得发,“功名迟早两时辰”。所以,他把女儿许配给方卿,作为可靠的“后靠”^[10]。

以上是书中着力描写的几个主要人物。其他的一些人着笔较少,比较苍白。如秋珠,是陈方氏身边的一个丫头,连同其他几个丫头一样,都被弄成是“莽猛”的莫名其妙的势利小人。陈方氏的势利,很多是她们挑起和助长的。这是作者为陈方氏开脱的一种办法。方卿的母亲方杨氏是为作者表彰的一位有才的贤德夫人,许多封建说教是通过她的嘴说出来的,忠恕观点又主要是在她身上体现出来的。对她的具体描写不多,又多枯燥的闲文。^[11]对王本的描写也不多,他心地善良,是一个忠实的仆人。

(二)

《珍珠塔》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封建阶级的势利观念,从而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面貌及其虚伪性。书中描写了在统治阶级内部,以至整个社会,广泛地表现出“世情看冷暖,人面着高低”的世道人心。这种揭露是真实的。因为封建阶级,如同其他剥削阶级一样,都是利己主义者,支配着他们思想和行为的,是以个人(以至家庭、家族)为中心的、利益、愿望和要求。这种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意识形态,包括他们的道德规范,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。势利观念是一种表现。《珍珠塔》揭露了这种带有普遍性的表现,撕下了封建统治阶级温情脉脉的纱幕,揭露了他们满口仁义道德,实则道貌岸然的真面目。他们的内心世界如此低下,他们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此的冷冰冰。这在当时,以至现在,对认识封建社会和封建统治阶级以及封建的思想意识,是有作用的。这是可以肯定的。

《珍珠塔》是怎样揭露和批判“势利”的呢?主要表现为对陈方氏的挞伐。虽然还在一定程度上为她开脱,但作者对陈方氏的揭露,还是颇为淋漓尽致的:她可以忽而冷,忽而热,刚刚在笑,立刻发怒。一刻儿吩咐备

酒，一刻儿关照作罢。她只重衣衫不认人，只顾自己的颜面和利害，丝毫不顾怜远道而来的亲生侄儿，凳子也未坐热，就把方卿轰走。这个势利的陈方氏，为广大听众所唾弃，而方卿却赢得了不少人的同情。但是对陈方氏的刻画，有很多不足之处。丫头的挑唆和戏弄，是为陈方氏开脱的。方卿踏进陈家时，陈方氏正在吹嘘方家，因此下不了台。这是偶然性的因素，应该表现出必然性的因素来。仅仅归结于陈方氏个人的贤愚，目光的远近，是不够的。因为作者不可能触及产生势利观念的根本原因，而且作者的封建思想还比较深，这就影响了陈方氏这个形象的真实性和真实性，有时情节还比较牵强。因此，对势利观念的揭露，也不够深刻。

对陈方氏的揭露和批判，是通过方卿进行的。和陈方氏对立的方卿，有没有和陈方氏对立的思想，和封建势利观念对立的思想呢？没有。

方卿和陈方氏一样，是一个封建权势、功名利禄的追求者。所不同的，是此时此地和彼时彼地他们的境遇不同。在封建社会中，封建统治阶级在经济上的剥削和政治上的权势，是结合在一起的，而且是世袭的。有权有势，就能有名有利。所以，功名、富贵是一致的。陈家和毕家，都有财有权。而方家，失去了政治地位，经济上也穷困了。方卿得中功名，做了钦差大臣，就重新有势、有财。方卿能够羞姑，就是依靠他的功名、他的权势实现的。方卿有无功名权势，决定了陈方氏对方卿的态度。因此，《珍珠塔》是以方卿的势利批判陈方氏的势利，以势利批判势利。

总起来说，《珍珠塔》批判了势利观念，揭露了封建阶级的思想意识和道德面貌。但批判势利的武器，仍然是势利。

《珍珠塔》用以批判势利的，还有封建的忠恕观点。似乎只要“气量”大些，能够宽容大度，做到“宰相肚里好撑船”，就能消除势利。书中借采萍之口，提倡“恤寡怜贫”，称赞陈翠娥“鄙吝娘亲慷慨女，一般女子两样心”。重点是鄙吝和慷慨之别。作者宣扬“厚道”，提倡这样的处世哲学：

“要放开肚皮做人，有容人之量；立定脚跟吃饭，好忠人之事。”认为从陈方氏身上可以引出的教训是：“富不可狂，贫不可欺。”而且以此教训方卿。方卿受到姑母的羞辱，但接连有采萍、陈翠娥、陈培德、王本的一再挽

留，终还是负气出走。书中一方面称赞他的志气，一方面又认为他“乖张”和任性，还谴责方卿“以小犯上”。“打三不孝”，是为陈方氏开脱，但也暴露出矛盾。用一种封建观点，来批判另一种封建观念是无力的。或者说，只是内部关系的一种调节。

在批判势利的武器中，另外还有宿命论思想。这就是“六十年风水轮流转”的思想，以此作为“富不可狂，贫不可欺”的依据。在未经整理的弹词旧本中，这种思想表现得很突出，是一种消极的有害的颓废思想。如在《论功名》中，说“莫言水上风波险，世上风波险更多”，说功名是“萋萋芳草葬功名”，说富贵是“水中明月镜中花，分明一枕邯郸梦。蓦地灾殃无复加，纵有黄金何所用”。这种沧海桑田，人世无常的悲叹，是有害的，反映了作者欲求功名而不可得的伤感。

综上所述，《珍珠塔》对势利观念是有批判的，这是应该肯定的。对旧时代、旧社会、旧思想的批判，可以有不同的立场，从不同的角度进行。《珍珠塔》对势利观念的批判，并没有掌握新的思想武器，是站在封建立场，用封建思想进行批判的，因而这种批判是不够有力的。我们应该看到这样两个方面，注意其中消极的方面仍然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和作用。

说《珍珠塔》是站在封建立场上，用封建思想批判势利的，还应该注意分析这部书为什么过去曾受到听众的欢迎，区别作者的主观意图和客观效果。

过去很多听众欢迎《珍珠塔》，主要是因为它揭露了封建阶级，批判了势利观念，反映了听众对势利观念的不满、厌恶。所以，对陈方氏的揭露和嘲弄，可以大快人心。

“在每个时代里，统治阶级的思想，就是统治的思想。”^[12]封建势利观念在下层人民和劳动群众中也有它的影响。因为共处于私有制社会中，很难不接受这种影响。所以，作者对势利的描写相当普遍，几乎遍及书中描写的每个角落。“人情到处秋云薄，世路从来蜀道难。”^[13]但作者看不到，在劳动人民中间，由于受剥削受压迫的共同命运，有“相濡以沫”的互助关系。只要他们觉悟起来，就能够团结起来为共同利益而奋斗。应该区

别广大听众,尤其是下层人民对势利的批判和作者的批判,有某些本质上的不同。

由于对势利的不满,听众往往同情方卿。处于困难境地的方卿,很容易得到人们的同情。甚至有人寄托了自己对现状的不满和未来的企望。因此,方卿的形象中出现过一些劳动人民的想法和幻想。^[14]但方卿毕竟是落难公子,一旦得发,便跻身到封建殿堂去了。同情方卿的广大群众,只是在《羞姑》中痛快一下而已。

《珍珠塔》这部书,在新中国成立以后,说的人和听的人逐渐减少,这绝不是偶然的。

(三)

《珍珠塔》所反映的思想倾向,还可以从马如飞的身世中找到影子。

因为材料不足,不可能对马如飞的思想做全面的了解,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剖析。

马如飞的父亲马春帆,也是弹词艺人。但是他打算让自己的儿子马如飞改行,谋个仕途前程。马如飞很有一点才学,向往功名,但不得志。他未能中举,只能在巡抚衙门里当了一个小小的库房誊录。所以,颇有一些牢骚。不得已,马如飞才重理乃父旧业。当时,他父亲已经把书艺传授给了他的表兄桂秋荣,而且桂已经成了响档。桂很自大,有点势利,看不起马如飞,不肯悉心传授。马如飞初说书时,技艺很差,很少人要听他的书。据说,马如飞曾因此愤不欲生,投河自杀,为一个姓陆的儒生所救。有几个儒生接济他的生活,并帮助他修改润饰脚本。马如飞经过一个时期的刻苦磨炼,创造了自己的“马调”(据说是花了三年时间),才逐渐红起来的。后来,他在竞争中压倒了桂秋荣,也算是报复。

马如飞是一个封建知识分子,对科举功名是很向往的。在《珍珠塔》中,方卿假扮成道士,到了陈家。先是见到了采萍和陈培德,都不肯据实相告,透露真情。陈翠娥奉父亲之命来试探盘问,她以封建道义痛责方卿,

为何不求功名而出家云游。方卿却说求“功名”不好。这段书叫《论功名》。按照书情的要求，既然方卿要隐瞒真相，以达到羞姑的目的，那么他是坚主“不求功名论”的。而且让这种“不求功名论”占上风，或暂时占上风，才比较合理地把书说下去。但事实是陈翠娥的应求“功名论”占了上风。陈翠娥说，读书人不求功名求什么？求取功名，可以“荣宗耀祖振家声”，可以“显扬父母荫儿孙”，可以“凌烟高阁画图形”，可以“富贵列朝廷”。说“功名”的好，很生动，很有吸引力。而说“功名”的不好，却逊色得多。这取决于作者对功名利禄的认识和态度。反映了一种又是艳羡，又是怨尤的心情。在书中，还有不少地方透露了对功名利禄和富贵荣华的向往，如对毕家的颂扬和方母对昔日繁华的追忆，真是比比皆是。

但马如飞也是命运多舛，不得已才从事“贱业”的。在他自述身世的一首《竹枝词》中，曾说：“剧怜阮囊走穷途，若个甘为贱丈夫。直待行囊空如许，始忧东道主人无。”^[15]反映了他境遇困难，很不得意，而求助乏人的心情。他说：“赖有南词谋活计，未尝摇尾乞人怜。”^[16]表现了清高的“志气”。他经历了不少困苦，有过个人奋斗的经历，对旧社会的世道人心和“势利”有切身的感受，才有可能揭露封建社会的世俗风貌和道德风尚，批判势利观念。

由于马如飞本人的机遇和奋斗的结果，他终于成了红极一时的弹词名家。而且他把说书当成劝忠教孝的事业，宣传封建之道，因而得到了封建阶级的赞赏。^[17]他的境遇和思想都使他没有越出封建知识分子的界限，所以他的批判还是在封建立场上进行的。是怨而不怒的讽喻，是委婉的批评，还带有一点牢骚。在书中，采萍有一句话，要方卿“为天下寒儒出口气”。采萍不是寒儒，马如飞才是寒儒，这可能就是马如飞批判势利的出发点。

马如飞在方卿身上寄托了希望和幻想，透露了对势利的不满和批判。当然，马如飞的思想是有矛盾的，是复杂的。他对方卿也有嘲笑和抨击，对功名既向往，又怨尤，表现了清高思想。

(四)

《珍珠塔》过去受到广大听众的欢迎,还有艺术上的原因。

由于作者对封建社会的世俗风情和封建阶级的思想和生活,比较熟悉,比较了解,所以《珍珠塔》的很多描写是生动的,是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的反映,至今仍有其认识价值。但限于作者的立场和世界观,反映得不够深刻。作者对下层人民的生活了解不够,反映就不真实。如对农村的描写,“翠微深处樵采子,绿柳荫中垂钓翁,隐隐书声茅舍里,半耕半读半务农”。这是封建士大夫想象中的渔樵耕读。在书中,强盗邱六乔有个姐姐是做媒婆的,是一个小户人家。为了写媒婆的女儿月姑知书达礼,把她的家描绘得如同书香门第的大户人家一般。

《珍珠塔》故事紧凑,结构很完整,剪裁也很巧妙。整个故事是围绕方卿和陈方氏的矛盾展开的,又贯穿了方卿和陈翠娥的“爱情”故事^[18]。说《珍珠塔》的弹词艺人,一般是从《花园会》开书的。即方卿被辱,从后花园出走开始,矛盾已经展开。《前见姑》一般是不说的。在书中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关节,反复地从各个角度,或繁或简地加以倒叙、铺陈和描绘。在全书中,重复说了几十次。有时出于方卿之口,有时出于陈翠娥之口,有时出于采萍之口,有时又出于陈培德或王本之口。给听众以深刻的印象,这是评弹长篇连说的特点所形成的。一部书要连续演唱一、二个月,听众经常变动。重要情节的反复叙述,有助于新听客了解书情。因为从不同角度反复铺陈,老听客也不觉雷同。即所谓“意叠语不叠,事复句不复”。矛盾展开以后,故事急转直下,《赠塔》、《劫塔》、《哭塔》,围绕着珍珠塔,造成了强烈的悬念,吸引着听众。只是在方卿到了毕家以后,很长一段支线,作者对毕家竭尽歌功颂德之能事,暴露了作者思想上的弱点,在艺术上也是败笔。

“有事便长,无话便短。”《珍珠塔》重点还是比较突出的,《羞姑》是全书的高潮,是一个大关子。从方卿奉旨出京,即开始酝酿高潮的到来,这

一段书，到“打三不孝”为止，故事结束，占全书的三分之一。抓住关子，又设下重重关口，如同箭在弦上，扣住不发，可谓扣人心弦，能使听众欲罢不能。《珍珠塔》抓住关子的经验，是值得很好学习的。这是长篇评弹特有的艺术魅力。方卿进了后花园，目的是要到姑母堂上去，试探姑母，实现羞姑。但是听《见姑》，不那么容易，作者把全书的主要人物都绕到这个关子中来，卷入矛盾冲突的漩涡，把人物之间的关系，来一次总检阅。这里有方卿和采萍的见面，和陈培德的见面，和陈翠娥的见面，而后是和陈方氏的丫头见面，最后才是和陈方氏的见面。《珍珠塔》很多出名的回目，就在这里。如《妆台报喜》（采萍向小姐报喜）、《下扶梯》、《十八因何》（陈翠娥下楼，欲下又羞，前思后想，迟迟不决的描写）、《论功名》（陈翠娥盘问方卿），而后才是姗姗来迟的《后见姑》和《唱道情》，也就是《羞姑》。一环扣一环、一步紧一步的描写，表现了作者非凡的艺术才能。

《珍珠塔》在塑造人物上，也有成功之处。人物性格支配着情节的开展，故事的主线围绕着主要人物展开。这也是说唱文学的一个特点，人物一出场，先介绍他的概貌、性格特点，较易给听众以鲜明的印象。有时人物的内心描写，也很生动。如《下扶梯》写陈翠娥的心理，是很细致的。由于思想和生活的限制，有些人物的形象是较差的，不生动，比较概念。如陈方氏和毕家的几个人，都写得比较概念。陈培德夫妻反目，就很牵强。

《珍珠塔》也很注重景色的描写，但词句往往陈腐，并不成功。比较生动的描写有这种特点，就是情景交融，景物的描写中带上人物的感情色彩。如方卿被姑母逐出后，到后花园，作者透过方卿的眼色，描写了园中的景物。诸如大夫松、君子竹、残荷、黄叶，衬托出方卿的心情。并让方卿发出如此的感叹：“洛阳尽说花如锦，偏我来时不遇春。”方卿踏上归途，天寒地冻，还下起雪来了，又是饥，又是寒，这里有一段天、地、风、雪的描写，虽然并不很精彩，但方卿对着天、地、风、雪发出的悲叹，都很切合当时的心情。他祈求天“体谅”他这个“寒儒”，“好生大德行方便”，悲叹“何来缩地长房术，依旧关山千里宽”。如同白银和飞絮的风雪，于饥寒无补。

《珍珠塔》以唱篇多为特色。有表唱，有人物的唱。加上别具一格的马